

第六回 寄蠟丸求援宰相 盜明珠持贈情郎

話說中朝有王慶，已投歸金兀術部下，現被岳元帥困住，遣他秦府求救。路上難行，只得扮作商人模樣，走來說道：「咱家王慶的便是。產在中朝，身歸外國。蒙兀術四太子收允部將，視若腹心。今被岳少保將太子十萬餘重圍困朱仙鎮上，水泄不通，危在旦夕。忙忙寫下一書，封閉蠟丸，叫我赴水潛出重圍，送與秦太師，求他做主，班師解圍。俺太子舊與夫人有些話頭。另有一丸，叫我瞞著太師，送與夫人。路上恐有細作，扮作商人，來到臨安。早是丞相府前，門上有人麼？」守門人道：「相府深如海，閒人何事來？」王慶道：「我不是閒人，邊上報機密事的。」守人道：「既是報機密事的，干係重大。替你通報，須要小心。」王慶道：「曉得。」

卻說秦太師升堂坐下，說：「咱家秦檜是也。官居極品，寵官群僚，賣國欺君。笑罵從他笑罵，瞞天嚇鬼，好雄到底好雄，舊在金邦與兀術四太子曾有生死之誓。巨耐岳飛這廝倔強不服，久欲除此心腹之患，以報太子，恨無機會可乘。且待邊報到來，再作區處。」守門人稟道：「啟爺，邊上有人伺候。」秦太師道：「著他進來，汝等迴避。」眾人退出。王慶轉來跪到，說：「王慶叩頭。」秦太師驚起答拜說：「王慶，你是大金使臣，太子心腹，怎麼行這個禮？」王慶道：「不敢。」秦太師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此來必有什麼緊事情。」王慶道：「四太子被岳少保圍困朱仙鎮上，危在旦夕。有書拜上，求丞相爺鄰念舊情，早賜答救。」秦太師道：「書在那裡？」王慶道：「在蠟丸內。」秦太師道：「取上來。」拆開一看說：「元來一縷紙條上畫著兀術命在旦夕，恩相早早搭救。噯！」又道：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，叫我怎麼救援？」王慶道：「丞相若不行救，太子決無生理。聞夫人甚有識見，何不請出來求他一計？」秦太師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叫彩雲請夫人到後堂來。」內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夫人遂上堂來，道了萬福，坐下。王慶向上叩頭。夫人道：「起來。王慶，你為何到此？」王慶道：「四太子被岳少保困住，特來求救。那朱仙鎮上有十萬條性命，非同小可。」夫人道：「聽他言辭慘然，妾聞朝廷新造金牌二十四面，專制邊上將官。何不假傳到彼，要他急急班師，豈不解他困厄？」秦太師搖頭道：「只怕不通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須看妾薄面。」秦太師道：「罷罷，依你做去。王慶，你回去多多拜上太子，休疑我富貴就忘貧賤了。」王慶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感恩不淺。」只見秦太師低聲道：「岳飛岳飛，一霎回朝，禍事難免了。」王慶道：「小將今晚就回。」秦太師道：「且待明朝起身。」王慶道：「只是小將歸心如箭。」秦太師道：「你不須掛牽，我就把金牌速遣便了。」說完前行，夫人隨後。王慶趁空向夫人下一小跪，將袖一點，夫人亦點頭而去。王慶說：「太子密書不好投得。已打個暗號，想夫人明白了，少不得有個下落，且到耳房中睡著，候他便了。」

卻說彩雲承夫人之命，執著燈兒走到耳房門首，低聲喚道：「王慶。」王慶內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彩雲道：「是小奶奶到這裡。」王慶道：「我的娘，嚇得一身冷汗。」彩雲道：「啐！我又不是偷營劫寨的賊，為何害怕？」王慶道：「你真個是誰？」彩雲道：「我是府中姨娘彩雲姐姐，難道不認得了？」王慶道：「是了。方才見過，我又忘了。如此夜深，因何到此？」彩雲道：「夫人見了你的手勢，差來問你。」王慶將蠟丸拿去說：「是太子送與夫人的土宜，你快拿去。我是辛苦人，要睡去。你自把蠟丸收好了。」遂進去，把門閉上。

卻說那狐精看得明白，閃在彩雲背後，將燭吹滅。彩雲失一大驚，說：「呀，怎麼條忽地冷風吹背，燭兒又已滅了，怎麼處？」不覺昏昏迷迷，坐在地下。狐仙笑道：「我將丸內明珠換個梅子，別的東西都不要了。」遂隱隱閃去不題。

彩雲方才醒轉，說：「阿也，怎麼一陣冷風吹滅了燈兒？一個頭眩跌在地上。」且喜蠟丸還在手中，不免叫起夫人，悄悄與他：「夫人夫人！」夫人應道：「彩雲來了，那人有甚話說？」彩雲道：「四太子送夫人蠟丸一個，裡面不知是什麼東西。教不可使丞相爺知道。」夫人道：「不要多說，將上來。」夫人展開一看，說：「呀！原來是一個青梅，一縷紙條。有詩四句：合浦珠仍返，天涯人不歸。玉關孤月冷，灑淚透征衣。啊呀，這個臊羯狗好生無理，將這梅子放在丸內做個啞謎，倘央個媒人來娶我怎麼了！彩雲你來，將這蠟丸放個圓眼在裡邊，與那人送還。太子今後不可再將私書往來，說金牌就遣行了。」彩雲道：「曉得。夫人，那四太子蠟丸中梅子，夫人猜他要央媒人來娶，這個著了；夫人回他個圓眼是甚意思？」夫人道：「蠢丫頭，這叫做望得眼圓了，你不省得？」彩雲笑道：「元來如此。妙妙，又學得個啞謎兒了。」將丸送在外廂不題。

卻說龍生拜朋，次早方回，說：「昨晚就宿湖邊，不得回來。噯，我到做個失信人也。今晚小姐必定出來，把門兒半掩，和衣打睡，候他則個。」遂靠著桌兒睡去。那牝狐仙執定明珠走來說：「呀，門開在此。你看門兒半開，燈又昏殘，竟和衣睡去。龍郎龍郎……竟喚不醒他。真可憐他形影相弔，推他也是不醒。啐！想是為我夢瑣陽台麼？待我著實推他一下。龍郎醒來！」龍生睜開眼，看見假小姐說：「你幾時來了，我等候倦怠，不覺睡去。央媒說合曾有下落否？」假小姐搖手道：「說你零丁無依，還容商議？」龍生道：「說將起來，親事不能成的了？卻怎麼好！」假小姐道：「龍郎，你還不知道，爹媽俱已應承，只是我家哥哥，要你寶貝過聘哩。」龍生道：「我是寒儒，那討寶貝與他？」假小姐道：「明知你囊篋不饒，故意打敲你哩。」龍生道：「我是個四壁相如，所有者胸中的書，手中的筆，再要搜尋，絲毫沒有了。」假小姐道：「你且不要忙，聘禮我替你備下了。」龍生問道：「是什麼東西？」假小姐取珠與他一看，龍生道：「呀！一出袖中，四壁燦然，夜光之珠，小姐何以得此？」假小姐道：「這是小時我家外婆與我的。」龍生道：「你一向藏在那裡？」假小姐道：「自己藏著，並無有人知道。你將珠兒拿去，我兩人婚姻全仗於此。」龍生接珠在手，說：「承小姐這般用心，小生何以相謝？」假小姐道：「你把什麼東西謝我？」龍生道：「我將肉身謝你罷了。」假小姐道：「你的身子原是我的，怎麼叫做相謝？」正說話間，卻說龍興朦朧之中，聽得書房的聲喧，只當是主人說夢說，走將前來說：「你看門兒亦開在此。」慌得那狐仙吹滅銀燈，隱藏而去。龍生拿定明珠，迎將出來說：「狗才！吃了一驚，吃了一驚！」龍興道：「相公著了手？」龍生道：「什麼著手了？」龍興道：「相公手巾是塊火。」龍生道：「不是火，是顆明珠。明日你送與白相公，作聘小姐的禮物。」龍興道：「相公，借龍興瞧一瞧。」龍生遞與龍興看，他接過珠來，隨口將鑼鼓胡舞一回，龍生喝道：「沒規矩的狗才，什麼模樣！」龍興道：「你也來，大家跳一跳，你是龍生，我是龍興，左旋右轉起來，豈不是個二龍戲珠麼？」龍生道：「哇！好生放肆，少打！明日將珠送去，多多拜上白相公。」龍興道：「曉得。」正是！得他心肯日，果然是你運通時。不知能受聘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